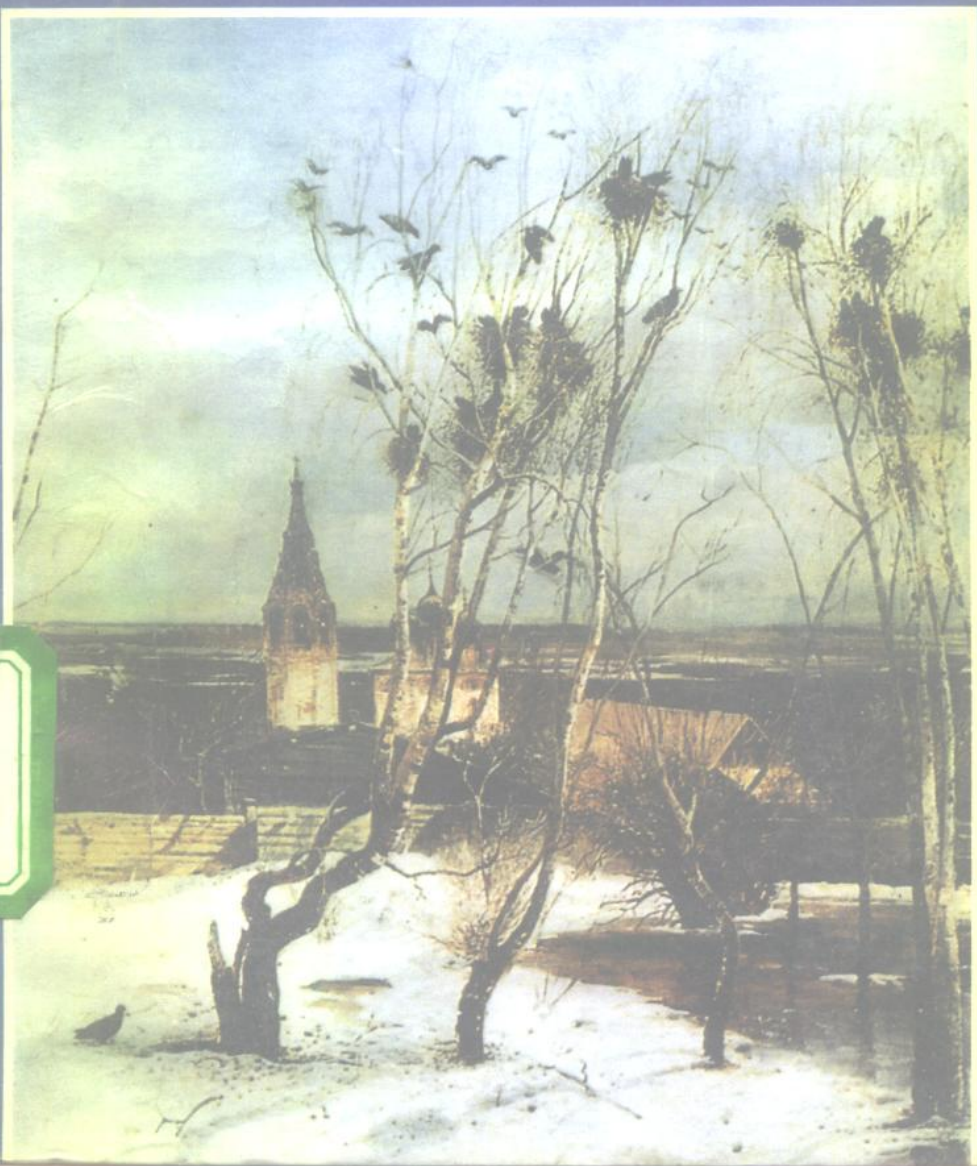


契诃夫传

〔法〕亨利·特罗亚 著



K831.141.5
27

契诃夫传

〔法〕亨利·特罗亚 著

侯贵信 郑业奎 朱邦造 刘志明 等译

董宁川 侯贵信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021号

HENRI TROYAT

TCHEKHOV

ÉDITION FLAMMARION, 1984

根据法国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84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方 平

封面设计：孙 敏

契 诃 夫 传

〔法〕亨利·特罗亚 著

侯贵信 郑业奎 朱邦造 刘志明 等译

董宁川 侯贵信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100005)

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83000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5012-0471-3/K·94 定价：5.70元



1900年前后的契诃夫

译者的话

契诃夫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一位杰出的小说家和优秀的剧作家。在世界文坛上，契诃夫是一位伟大的创新者，他的文学体裁和艺术手法都独具一格，在俄国文学史上，他第一个以短篇小说为主要创作体裁而登上了世界文学高峰。

契诃夫的作品笔调清新、幽默、充满激情。他对“小人物”寄予同情，在压迫深重的年代，他能仗义执言，为受苦受难的大众鸣不平，对专横暴戾的统治者进行无情的讽刺和谴责。他塑造的典型形象脍炙人口，寓意隽永。托尔斯泰说他是“用散文写作的普希金”，高尔基推崇他为“非凡的文学天才”。契诃夫在创作初期是不关心政治的，但通过社会实践，尤其是在去了流放犯人的萨哈林岛进行考察后，他的社会责任感日益增强，从而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积极地参加了救济饥民的募捐活动，为抗议沙皇当局取消高尔基名誉院士资格而放弃了自己的名誉院士称号。世界各国文艺界对这样一位优秀作家的研究和介绍经久不衰。

本书作者是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著名作家亨利·特罗亚。作者借助于契诃夫与亲友来往的大量信件和其它档案材料，以朴实的笔法，生动的语言，全面、翔实地叙述了契诃夫的生活历程和创作背景。这是一部很好的具有文学史料价值的传记作品。它不仅使我们清楚地了解这位杰出作家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我们看到契诃夫不懈追求明确世界观的痛苦思索过程。因此，这部书

对我们很有启迪，值得向读者推荐。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侯贵信、郑业奎、朱邦造、刘志明、高宗平、宋敬武、孙继文、高虹、王学红、褚淑芬、贾桂玲，全书由董宁川、侯贵信统校。

本书的页末注凡未注明出处者均为原注。

目 录

第一章	家庭环境·····	1
第二章	学业与娱乐·····	12
第三章	莫斯科的魅力·····	24
第四章	一家之主·····	35
第五章	作家兼医生·····	48
第六章	最初的成功与失败·····	61
第七章	“我的生活使我厌倦”·····	85
第八章	从萨哈林到巴黎·····	114
第九章	土地的主人·····	139
第十章	梅里霍沃·····	153
第十一章	海鸥·····	179
第十二章	雅尔塔·····	209
第十三章	“你好，我生活的最后一页”·····	242
第十四章	书简中的爱情·····	280
第十五章	“写这部剧对我来说是个苦差事”·····	314
第十六章	“我不行了”·····	327

第一章

家庭环境

塔甘罗格语法学校^①一年级学生小安东·契诃夫刚刚9岁。在一缕烛光下，他尽力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面前摆着的拉丁语法课本上，但是，他的思想不时地离开书本而飞向那间“大屋子”：在那里，他的父亲、令人生畏的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同往常一样在做祈祷。在这间神圣屋子的经桌上，放着一本弥撒经书，墙上挂着许多圣像，日夜长明的蜡烛在彩色灯罩中闪烁。奇怪的是这位十分虔诚的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在家里越来越专横。他一向认为，自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同上帝有着特殊关系，因而给家里规定了铁的纪律。只要他提高嗓门，他那平凡而温柔的妻子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夫娜、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尼古拉、安东、伊万、米舍尔和女儿玛丽，^②就吓得发抖。他一出现，每个人就感到自己可能有了什么过错。哪怕是无意中做错了一件小事，他便怒不可遏，比划着双手，骂个不停，接着便暴跳如雷，拳打脚踢。耳光像雨点一般落下。再厉害一些，他就卷起衣袖，抡起了皮鞭。契诃夫后来写道：“我还不到5岁，父亲就

① 在俄国，语法学校编班由1年级至8年级，1年级为最低班，8年级为毕业班。塔甘罗格是俄国南方位于亚速海边的一个小镇。

② 亚历山大生于1855年，尼古拉生于1858年，安东生于1860年，伊万生于1861年，玛丽生于1863年，米舍尔生于1865年。

开始教育我，简单地说，他就开始打我。每天早晨，我醒来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今天会不会挨打？’”。学校的一个同学对契诃夫说，他在家从来没有挨过打，契诃夫却认为他是撒谎。打完之后，小安东还得忍着屁股的疼痛，按惯例去亲吻父亲那只狠狠教训过他的手。其实，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对子女的这种惩罚并没有恶意，几乎也没有真正发怒。他是以自己的方式爱护孩子，认为严厉一些，对他们有好处。他对重大原则深信不疑，认为精神教育与棍棒是分不开的。在他看来，只有责骂和痛打才能使这些没有头脑的孩子铭记神圣的真理。为了替自己的粗暴行为辩护，他对妻子说：“我就是这样被培养出来的。你看，这种办法对我不是很有成效吗？”后来，契诃夫伤感地说：“我们的祖父被庄园主打过，最低微的官员也可以对他饱以拳脚。我们的父亲挨过祖父的打，而我们又挨过父亲的打。我们所继承的是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血缘呢？”他还说：“我在童年时代没有童年。”

有时，母亲想干预一下，以平息丈夫的怒火。但是，由于缺乏坚强性格和连续生育了6个孩子，她已精疲力尽，无法与这位满脑子权威思想的一家之长去争辩谁是谁非。往往为了一件小事，她就会受到像女仆一样的粗暴对待。契诃夫在给哥哥亚历山大的信中写道：“请别忘记，是专制和谎言毁灭了母亲的青春，断送了我的童年，我一想到这些就感到可怕、难受。你还记得吧，每回父亲在饭桌上为了晚餐的汤做得太咸便大发雷霆，或者把我们的母亲当作白痴看待，我们当时是多么地厌恶和恐惧啊！我宁愿作一名受害者也不当一名刽子手。”^①

一想到母亲，安东就仿佛看到她在厨房里忙碌，或驼着背坐在缝纫机前。是啊，6个孩子要吃饭、穿衣。她抱怨孩子们穿得太费，长得太快。她总是为孩子的穿衣问题操心：把外套加长，补好裤子。一切都得花钱。她脑海里没完没了地计算每一个戈比，

^① 1889年1月2日的信。

担心丈夫指责自己不会操持家务。

小安东从早到晚小心翼翼地打发日子，就怕挨打。他伏在拉丁语法书上，心里默默祈祷：但愿这一天能平平安安地过去。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父亲进来了。眼前是父亲笨重的身躯，宽阔的肩膀，灰黑的胡须，浓密的眉毛，凶狠的目光，穿着一件冬季厚大衣和一双长统皮靴。

父亲说：“我有事出去，安托沙^①，你去店里。不能出半点差错！”

安东含着眼泪，低声地说：

“店里太冷。我从学校出来一直在发抖。”

“这没什么。多穿一点就不冷了！”

“我明天还有好多功课呢！”

“到店里去学嘛。去吧，在店里什么都得管好，快去吧！别磨蹭了！^②”

安东乖乖地放下了笔，穿上学校统一制作的棉大衣，把脚塞进一双破烂靴子里，夹上拉丁语法书，跟着父亲出门，消失在寒气袭人的夜幕中。店铺就在旁边。天气异常寒冷。店里的两个小伙计，安德留什卡和卡夫留什卡，原是乌克兰农民，他们跺着双脚，用冻得发紫的手擦脸。一看见老板进来，他们就毕恭毕敬地立正站着。父亲吩咐安东站到柜台后面，自己在商店保护神的圣像前划了几次十字，然后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回头把门关上。

安东擦着眼泪鼻涕，坐在“喀山”肥皂箱上，把拉丁语法书打开，鼓起勇气开始做作业。但是，当他沾墨水时，笔尖却碰上了墨水瓶内的薄冰。两个小店员蹦跳着取暖，聊天，暗笑。顾客们进进出出，与店家讨价还价。各种声音在很低的天花板下面回响着。在这嘈杂声中根本不可能学习，甚至无法思考。寒气实在刺

① 安东的爱称。

② 契诃夫一家的长子亚历山大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过上面的对话以及本文下面介绍的情景。

骨。安东知道，他还得等候好几个小时，因为，父亲去拜访朋友或去教堂祈祷，准会忘记儿子的存在。安东把双手插进衣袖，脚趾蜷缩在长统靴里，想到明天课堂上得不到好分数，慢慢地感到忧虑和害怕，甚至变得麻木。

这个阴暗和肮脏的商店什么都卖。主要是食品杂货，也有煤油、灯芯、油灯、折刀、烟叶、钉子和催泻药。货架上，茶叶与蜡烛放在一起；地上，面粉袋与向日葵籽袋紧挨着。在柜台上面，一根绳子挂着香肠和粘糊糊的糖果。这些商品散发着混杂的气味，咖啡有煤油味，大米有油脂味。门前挂着的一块金字黑色招牌上写着：“茶、糖、咖啡和其他殖民地产品——带走或在店内饮用均可”，后面几个字表明，顾客可到商店一边的一间小屋里喝伏特加酒。有些常客把这个堆满灰尘、不断散发出臭味的地方看成他们的俱乐部。夜幕降临，他们就聚集在长颈酒瓶周围，兴致勃勃地饮酒、闲扯。父亲不在时，安东到酒窖取伏特加酒，招待客人、算帐、收钱。在俄国，伏特加酒并不贵。花几个戈比就可以喝个大醉。酒鬼们相互开粗俗的玩笑。如果他们当中有人讲了个太放肆的笑话，他们就对安东说：“安托沙，别听！你还小呢！”但是，小安东什么都听见了，什么都猜得出，什么都懂。尽管他还年幼，却已目睹了贫困、丑恶、懒惰和愚昧。

商店从早晨5时到晚11时营业。厕所搭在一片空地上，为了出恭，安东得走一俄里路^①。他曾写道：“在黑夜去上厕所，有时会与在这儿过夜的流浪汉迎面相撞，两人都吓得大吃一惊！”

最后，在街上望风的小店员进来喊道：“你爸爸回来了！”安东连忙站了起来，瞪着困倦的眼睛，怀着恐惧的心情，准备挨训。父亲用严厉的目光巡视了一下店铺，接着查看帐本。安东屏住呼吸，担心算错了帐。他回到家里时，已经十分疲乏，冻得发僵，母亲尽力安慰他。有时，她鼓足勇气恭敬地对父亲说，这活

^① 一俄里合1067公尺。

计也许太难为孩子了。

巴维尔·叶戈罗维奇不以为然：“应该让孩子养成习惯！我在干活，他也该干活！孩子们就是应该帮助父亲！”

“但是，他在商店里已经呆了整整一个星期了，至少星期天应该让他休息！”

“他根本不会休息，而是去大街上跟那些顽皮的孩子厮混。如果店里没有一个孩子，学徒们就会偷糖果，以后就会偷钱！”

由于天气寒冷，顾客来来往往，安东抱怨在店里无法做作业，也不能温习功课，父亲就加以训斥：“每天，我能找到时间熟读圣经中的两首圣诗，而你呢，连一课书都学不下去！”他的口头禅是：“店里无老板，货物要遭殃！”然而，他自己却很少站柜台。反正有儿子在那里顶替他。

在安东的脑子里，杂货店与教堂的恶梦总是交织在一起。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对宗教如此笃信，所以他把最好的时间用于读圣经和做祈祷。但他去做礼拜，感兴趣的不是基督教义，而是那些神秘而优美的礼拜仪式、光耀夺目的烫金圣像、闪闪发光的祭袍、旋律悦耳的赞美歌以及跪拜、划十字和燃香的芬芳。他强迫儿子们和他一起参加每天的主要弥撒。由于东正教堂里没有座位，孩子们得连续站几个小时，礼拜仪式庄严的气氛使他们目瞪口呆。但不久，巴维尔·叶戈罗维奇觉得孩子们光去做弥撒是不够的。他本人天生一副好嗓子 and 灵敏的听觉，于是就带头组织了一个唱诗班，排练从晚上10时到半夜，都在与商店毗邻的一个大厅里进行。唱诗班成员几乎都是些大嗓门的铁匠。为了协调男低音的低沉演唱和男中音的雄浑歌声，巴维尔·叶戈罗维奇让他的儿子们加入唱诗班，亚历山大和尼古拉任第一和第二女高音角色，安东担任次女低音角色。他们坐在桌子周围的肥皂箱上，巴维尔·叶戈罗维奇拉着小提琴，齐声歌唱上帝的荣耀。巴维尔·叶戈罗维奇说：“在修道院，初入院的修士们整夜地背诵经文和唱圣歌，他们的身体就不再闹毛病了。教堂唱歌可以让孩子们的

胸膛更加强壮。而我自己，从青年时代就唱歌，感谢上帝，我身体很好。为了上帝自找苦吃，从来就不是一件坏事。”

由于父亲与教会的关系不错，教会常让他承担一些任务。他对此感到自豪，但孩子们却很懊恼。安东特别不愿过星期天和假日，因为他得和弟兄们一大早就去教堂唱歌。父亲在仪式开始前二三小时就叫醒他们，以便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全心全意为神圣仪式作好准备。他们回到家中已很疲乏，但巴维尔·叶戈罗维奇还强迫他们把教堂仪式再演习一遍。他故作庄重和令人发笑地在圣像面前摆动吊炉，命令全家和他一起唱圣歌。父亲、母亲、孩子们都跪着，额头碰到地面，一起高唱虔诚的赞歌。他们就这样打发时间，直到上午的最后一次弥撒。当教堂的钟再度敲响时，大家又去教堂。为了回忆这些不愉快的日子，契诃夫在1892年3月9日给列昂季耶夫—什切格洛夫写信说：“我受的是宗教教育，在唱诗班唱歌，在教堂读使徒行传和圣诗，经常参加晨经仪式，甚至到祭台上帮助干点事，敲钟。而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现在，当我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我感到它曾蒙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今天，我一点儿也不信教。当我和两个哥哥在教堂唱三重唱‘忏悔歌’或‘天使之声’时，大家都怀着激动的心情看着我们，并且羡慕我们的父母。而我们却感到自己是在受苦受难……对我们弟兄来说，我们的童年确实是一场真正的苦难。”

然而，他也承认，尽管他父亲思想狭隘、行为粗暴，但他还是有一些艺术才能的。巴维尔·叶戈罗维奇不仅自己学会拉小提琴，还怀着崇敬的心情笨拙地画圣像^①。契诃夫说：“我们的才干来自我们的父亲，而我们的情感则来自我们的母亲。”

尽管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在圣像面前虔诚祈祷，点燃了那么多的蜡烛，他的生意却日渐衰落。这是因为他的性情粗暴，目光短浅，吝啬贪财，得罪了不少顾客。另外，他的杂货店卖的东西

^① 有些圣像被安东·契诃夫妥善保存下来，现存雅尔塔契诃夫纪念馆。

质次价高。有一天，一只老鼠淹死在食油桶里。他舍不得把污染的油倒掉。但是，怎样才能做到既能保持基督教徒应有的诚实，又能赚到这笔伤天害理的钱呢？在上帝的启发下，巴维尔·叶戈罗维奇请来一名教士，要求他在被亵渎的油桶上做涤罪祈祷。似乎在这以后，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出售经过圣化的油了。这一宗教仪式是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邻居们很快就知道了，大家都很气愤。驱过邪的油仍然没有人买。人们怀疑他店里的所有货物都带有传染病菌。只有喝伏特加酒的人仍来光顾他们的“俱乐部”。

满脑子专制思想和十分虔诚的巴维尔·叶戈罗维奇，虽然只是一个平庸的小商人，但他是塔甘罗格第二商人同业公会的成员。他满意地将商会的徽章挂在脖子上，星期天外出时，总要戴上高顶黑绸礼帽，穿上雪白的衬衣。的确，当他想到自己的身世时，他对自己地位的上升可以感到自豪。

他的父亲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契克（安东的祖父）是一个农奴。由于足智多谋、手脚勤快、省吃俭用，他终于当上了主人甜菜糖厂的经理。他学会了读书、写字、算帐，他要求孩子们也这样去努力。1841年，他已有了大量积蓄，按每人700卢布的代价赎回了他和他的妻子以及3个儿子的自由。至于他的女儿，由于他已无力交纳赎金，慷慨的切尔科夫伯爵^①没有要钱就给了她自由。后来，由于叶戈尔·米哈伊洛维奇具有诚实和严谨的名声，他成为位于塔甘罗格和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之间普拉托夫伯爵夫人的大庄园总管。从此，人们不再轻蔑地称呼他契克，而叫他契诃夫。为安置孩子们的工作，他送米舍尔到卡卢加做精装书装订学徒工；送米特罗凡去罗斯托夫的一家商店当店员，送巴维尔到塔甘罗格市长、巨商科贝林家当会计。在这个重要位置上，巴维尔忍气吞声地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10年期间，报酬低微，

① 列夫·托尔斯泰未来的学生和遗嘱执行人的祖父。

待遇恶劣。他驼了背，但咬紧牙关忍受。1854年10月29日，他娶了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夫娜·莫罗佐夫为妻，两人都出生于农奴家庭。叶甫盖尼亚的父亲是莫尔尚斯克的呢绒商，在去新切尔卡斯克途中死于霍乱病。当时，他的妻子正在俄罗斯的另一地方看望在弗拉基米尔政府工作的一位亲戚，在得知丈夫的死讯后，她租了一辆车子，带上孩子，长途跋涉，冒着危险去寻找丈夫的坟墓。叶甫盖尼亚喜欢向儿子安东讲述这次横跨草原、穿越森林的旅行：沿途沙漠景色壮丽，夜里与流浪者相遇，在昏暗的小旅馆里投宿。由于害怕江湖大盗，夜间必须紧闭旅馆的房门。再往南走，疲劳和恐惧心理又增添了某种诗意。离开了那段恐怖地区之后，有时全家在露天过夜。在清澈的夜空中，只有蟋蟀和夜鸟的鸣叫打破大地的宁静。安东在整个一生中常常回忆起母亲讲述的这段往事。他在《草原》一书中怀着激动的心情描述了这段经历的一些片断，好像他曾身临其境一般。外祖父莫罗佐夫的坟墓始终没有找到，她们失望至极。祖母和她的两个女儿就在塔甘罗格定居下来。就在这里，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同他未来的妻子相识。

成家后，最初的日子并不好过。克里米亚战争使塔甘罗格港口的运输完全陷于瘫痪。不久，这座城市又遭到法英联合舰队的炮击。已有身孕的叶甫盖尼亚和丈夫一起到郊区避难。婚后10个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亚历山大。战争结束了，夫妻俩带着孩子又回到城里，在巴维尔·叶戈罗维奇的父亲买下的一间简陋小屋里安了家。他们省吃俭用，节约每一个戈比。1857年，巴维尔·叶戈罗维奇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开设了自己的杂货店。

1860年1月17日，就在塔甘罗格市中心波利采伊斯卡亚大街的格努托夫住宅里，安东·契诃夫诞生了。^①这是一座小平房，绿色的百叶窗，房顶覆盖着锌板。这样简陋的房子很快就显得太狭小了，他们搬了两次家，最后于1869年定居在市郊莫纳斯特尔

① 这座房子至今还在，改为契诃夫大街47号。

斯卡亚大街的莫伊谢耶夫住宅。

安东·契诃夫对他童年时代相继居住过的地方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忆。他在《我的一生》中写道：“开斋日，屋子里散发出白菜汤的味道，戒斋日，又闻到向日葵油炸鲟鱼的味道。吃得太差，喝的是醒醒的水。在整个城市里，我没见过一个正直的人。”他在给妹妹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现在在塔甘罗格……这座城市给我的印象与赫尔居拉农和庞贝^①一样……所有的房子都是矮小的，墙壁多年没有粉刷，屋顶也没有重新油漆，百叶窗总是关着。从波利采伊斯卡亚大街开始，路面泥泞不堪，稍干一些就变得粘滑，翻起泥浆。塔甘罗格是多么肮脏、空虚、死气沉沉、愚昧无知，真令人厌烦。在这里，我不曾见过一块没有拼写错误的招牌。大街上空空荡荡，只有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汉，以及身穿长衫、头戴鸭舌帽的纨绔子弟……无所事事的人比比皆是。他们有几个戈比就心满意足，而对自己的前途却漠不关心。在这个地方，特别令人讨厌的是经常关闭的百叶窗。^②”

同一天，在写给出版商莱金的信中，他更加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在周围所看到的一切真像亚洲，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6万人只忙于吃、喝、生儿育女，对生活没有任何其他兴趣。到处都是古里奇^③、鸡蛋、桑多林^④和婴儿。没有一份报纸，没有一本书。在这儿，没有爱国者，也没有商人，更没有诗人，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面包师傅。”

其实，位于亚速海东北岸边的塔甘罗格，那时几乎是一座濒于瘫痪的城市。由彼得大帝建造的这个港口，昔日也曾有过一段繁荣时期。许多外国商贾，大部分是希腊商人，曾来这里定居，

① 两座古罗马城市，均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被埋没，遗迹供参观。

——译者

② 1887年4月7日的信。

③ 复活节期间按俄罗斯传统制造的一种圆柱形奶油蛋糕。

④ 希腊酒。

他们控制了农产品的出口，形成了一个金钱贵族阶层，并确立了对当地人的统治。当地人很快就沦为店员和干苦活的工人。在这些富裕的老爷中，人们见到的名字都是瓦利亚努、斯卡拉曼卡、孔多亚基、穆苏利、斯法罗等，没有一个叫伊凡诺夫或彼得罗夫的。塔甘罗格的百万富翁住在豪华住宅区，他们之间经常来往，生活阔绰，喜欢炫耀巴黎服饰，资助当地剧院或在希腊公墓为自己和家庭成员竖立巴罗斯^①或卡拉尔^②大理石纪念碑。当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这里神秘地死去时，这个城市曾因此出了名。^③后来，这座沿海城市又被人遗忘了。由于港湾淤塞，大船只能在远处停泊。邻近的城市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则不断扩展，越来越现代化，逐渐垄断了这个地区的贸易。19世纪中叶，塔甘罗格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小镇，安东·契诃夫不满这个地方死气沉沉，但也感到它仍有其魅力。在这里，外国富商趾高气扬，而俄国老百姓——饥谨的工人、码头搬运工、小店主、小职员，却在艰难度日。春秋二季，那些没有铺路面的街道变成了一片泥浆，行人得在齐踝的污泥中行走。而到夏天，疯长的野草又掩没了道路。夜间，只有两条主要干道安装了亮度微弱的路灯，行人得打着马灯照明。而且，常有年轻姑娘失踪，据说她们都被送去给土耳其人当小老婆。人们还在这里看到，由市监狱囚犯拉着的装满面粉的板车在空旷的场地和破旧的栅栏之间通过。这些犯人还负有追杀野狗的使命，他们手持木棍和铁钩招摇过市，在众目睽睽之下屠杀他们的猎获物。这里缺水，而不多的水又受到污染。每星期六，一个差役扛着草编大扫帚，沿街喊叫：“洗澡去吧！到市里的澡堂洗澡去！”

小安东被埋没在这座人们遗忘的城市，这座被俄国人称之为

① 希腊岛名，以其大理石著称。——译者

② 意大利城市，盛产大理石。——译者

③ 据说，他的死是假的，人们将一个士兵的尸体放在棺材里，而沙皇却逃到西伯利亚，化名费多尔·库兹米奇，过隐居生活。